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四

春陵行 有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
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
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
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
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
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
達下情

軍國之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

唐元次山文集四

一

供給豈不憂微歛又可非心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
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高朝飡是草根暮食是木皮
出言氣欲絕言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朴之
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迫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
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
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
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
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
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

國子監藏

不歸圖
書館藏
齋坐乘

天德堂

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有序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歛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卷之四

二

今彼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遊右溪勸學者

小溪在城下形勝堪賞愛尤宜春水滿水石更殊恠長山勢回合井邑相縈帶石林繞舜祠西南正相對階庭無爭訟郊境羅守衛時時溪上來勸引辭學輩今誰不務武儒雅道將廢豈忘二三子旦夕相勉勵

遊惠泉示泉上學者

顧吾漫浪久不欲有所拘每到惠泉上情性可安舒草堂在山曲澄澗涵階除松竹陰幽徑清源湧坐隅

築塘列圃畦引流灌時蔬復在郊郭外正堪靜者居
愜心則自適喜尚人或殊此中若可安不佩銅虎符

石魚湖上作 右序

漣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之
可以賂舉魚反酒水涯四匝多欹石相連石上堪人

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回流乃命湖曰
石魚湖鰈銘於湖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

吾愛石魚湖石魚在湖裏魚背有酒樽繞魚足湖水
兒童作小舫載酒勝一杯座中令酒舫空去復滿來
湖岸多欹石石下流寒泉醉中一盃救快意無比焉

卷之四

三

金玉吾不須軒冕吾不愛且欲坐湖畔石魚長相對

宴湖上亭作

廣亭蓋小湖湖亭實清曠軒窓幽水石怪異尤難狀
石樽能寒酒寒水宜初漲岸曲坐客稀杯浮上搖漾
金風入簾幕浙瀝吹酒舫欲去未回時飄飄正堪望
酣興思共醉促酒更相向舫去若驚鳧容瀛滿湖浪
朝來暮忘返暮歸獨惆悵誰肯愛林泉從吾老湖上

引東泉作

東泉人未知在我左山東引之傍山來垂流落庭中
宿霧含朝光掩映如殘虹有時散成雨飄灑趨清風

衆源發淵竇殊恠皆不同此流又高懸瀦瀦平表在
長空山林何處無茲地不可逢吾欲解纓佩便為泉
上翁

登白雲亭

出門上南山喜逐松徑行窮高欲極遠始到白雲亭
長山繞井邑登望宜新晴洲渚曲湘水縈回隨郡城
九疑千萬峯嶸嶸天外青煙雲無遠近皆傍林嶺生
俯視松竹門石水何幽清涵映滿軒戶娟娟如鏡明
何人病悵濃積醉且未醒與我一登臨為君安性情

惠陽亭作有序

○次文卷四

四

初得惠泉則為亭於泉上因開簷雷又得石渠泉
渠相宜亭更加好以亭在泉北故命之曰惠陽亭
問吾常謙息泉上何處好獨有惠陽亭令人可終老
前軒臨惠泉憑几漱清流外物自相擾淵淵還復休
有時出東戶更欲簷下坐非我意不行石渠能留我
峯石若鱗次欹垂復旋回為我引惠泉泠泠簷下來
天寒宜泉溫泉寒宜大暑誰到惠陽亭其心肯思去
夜謙石魚湖作

風霜雖慘然出遊熙天正平聲登臨日暮歸置酒湖上
亭高燭照泉深光華溢軒楹如見海底日瞳瞳相始

始欲生夜寒閉窓戶石溜何清冷若在深洞中半
崖聞水聲醉人疑舫影呼指遞相驚何故有雙魚隨
吾酒舫行醉昏能誣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
限醉與醒

招陶別駕家陽華作

海內馱兵革騷騷十二年陽華洞中人似不知亂焉
誰能家此地終老可自全草堂背巖洞幾峯軒戶前
清渠匝庭堂出門仍灌田半崖盤石徑高亭臨極顛
引望見何處逶迤隴北川杉松幾萬株蒼蒼滿前山
巖高暖華陽飛溜何潺潺洞深迷遠近但覺多洄淵
書遊興未盡日暮不欲眠探燭飲洞中醉昏漱寒泉
始知天下心耽愛各有徧陶家世高逸公忍不獨然
無或畢婚嫁竟為俗務牽

題孟中丞茅閣

小山為郡城隨水能縈紆亭亭最高處今是西南隅
杉大老猶在蒼蒼數十株垂陰滿城上枝葉何扶踈
乃知四海中遺事誰謂無及觀茅閣成始覺形勝殊
憑軒望熊湘雲榭連蒼梧天下正炎熱此然冰雪俱
客有在中坐頌歌復何如公欲舉遺材如此佳木歟
公方庇蒼生又如斯閣乎請達謠頌聲願公且踟躕

劉侍御月夜讌會

我從蒼梧來將耕舊山田踟躕為故人且復停歸船
日夕得相從轉覺和樂全愚愛涼風來明月正滿天
河漢望不見幾星猶粲然中夜興欲酬改坐臨清川
未醉恐天旦更歌促繁絃歡娛不可逢請君莫言旋

別孟校書

吾聞近南海乃是魍魎鄉忽見孟夫子歡然遊此方
忽喜海風來海帆又欲張漂漂隨所去不念歸路長
君有失母兒愛之似阿陽始解隨人行不欲離君傍
相勸早旋歸此言慎勿忘

別何員外

誰能守清濁誰能嗣世儒吾見何君饒為人有是夫
黜官二十年未曾暫崎嶇終不病貧賤寥寥無所拘
忽然逢知己數月領官符猶是尚書郎收賊來江湖
人皆悉蒼生隨意極所須比盜無兵甲似偷又不如
公能獨寬大使之力自輸告欲探時諂為公伏奏書
但恐抵忌諱未知肯聽無不然且相送醉歡於坐隅

宍樽詩

巉巖小山石數峰對宍亭宍石堪為樽狀類不可名
巡回數尺間如見小蓬瀛樽中酒初漲始有島嶼生

豈無日觀峯直下臨滄溟愛之不覺醉醉卧還自醒
醒醉在樽畔始為吾性情若以形勝論坐隅臨郡城
平湖近階砌遠山復青青畀禾幾十株枝條冒簷楹
盤根滿石上皆作龍蛇形酒堂貯釀器戶牖皆罌餅
此樽可常滿誰是陶淵明

登九疑第二峯

九疑第二峯其上有仙壇杉松映飛泉蒼蒼在雲端
何人居此處云是魯女冠不知幾百歲讌坐餌金丹
相傳羽化時雲鶴滿峯巒婦中有高人相望空長歎
宿洄溪翁宅

○次山文集四

七

長松萬株遶茅舍惟石寒泉近簷下老翁八十猶能
行將領兒孫行拾稼吾羨老翁居處幽吾愛老翁無
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

石魚湖上醉歌有序

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於湖上時取
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
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於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
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
之

石魚湖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為樽水為沼酒

徒歷歷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
我持長瓢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

宿無為觀

九疑山深幾千里峰谷崎嶇人不到山中舊有仙姥
家十里飛泉遶丹竈如今道士三四人茹芝鍊玉學
輕身霓裳羽蓋傍臨壑飄飄似欲來雲鶴

無為洞口作

無為洞口春水滿無為洞傍春雲白愛此踟躕不能
去令人悔作衣冠客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
忘年欲問其心不能問我到此中得無悶

朝陽巖下歌

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徒有先賢
傳水石為娛安可羨長歌一曲留相勸

說洄溪担退者

在州南
江華縣

長松亭亭滿四山山間乳竇流清泉洄溪正在此山
裏乳水松膏常灌口松膏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
粒長麋色如玳玉液酒酒熟猶聞松節香溪邊老翁
年幾許長男頭白孫嫁女問言只食松田米無藥無
方向人語語溪石下多泉源盛暑大寒冬大温屠蘇
宜在水中石洄溪一曲自當門吾今欲作洄溪翁

能住我舍西東勿憚山深與地僻羅浮尚有葛仙翁
宿丹崖翁宅

扁舟欲到瀧口湍春水湍瀧上水難投竿來泊丹崖
下得與崖翁盡一歡丹崖之亭當石顛破竹半山引
寒泉泉流掩映在木杪有若白鳥飛林間徃徃隨風
作霧雨濕人巾履滿庭前丹崖翁愛丹崖棄官幾年
崖下家兒孫掉船抱酒甕醉裏長歌揮釣車吾將求
退與翁遊學翁歌醉在魚舟官吏隨人徃未得却望
丹崖慙復羞

款乃曲五首有序

卷四

九

大曆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
行不進作款乃五曲舟子唱之蓋欲取適於道路
耳詞曰

偶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閑來謁大官無問
政扁舟却入九疑山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撓欲過平陽
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撓靜聽曲中
意好是雲山韶籟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

逸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瀧南始到九疑
郡應絕高人乘興船

唐元次山文集卷四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四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五

引極三首有序

引極興也喻也引之言演極之言盡演意盡物引興極喻故曰引極

思元極

天曠泝

莫期反

兮杳泱

鳥朝反

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

有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彼元極兮靈且異思

一見兮藐

亡招反

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慄

蘇連悒反

兮意惶懷思假翼兮鸞凰乘長風兮上

班反

古送反

揖元

氣兮本深實淪至和兮永終日

望仙府

古文集五

山鑿落兮眇嶽岑雲溶溶兮木杳杳中何有兮人不

覩遠歎差兮闕仙府彼仙府兮深且幽望一至兮藐

無由望不從兮知如何心混混兮意渾和思假足兮

虎豹超阻絕兮凌躡

諸教反

詣仙府兮從羽人餌五靈

兮保清真

懷潛君

海浩淼兮汨洪溶流蘊蘊兮濤洶洶下何有兮人不

聞深溢泝兮居潛君彼潛君兮聖且神思一見兮藐

無因思不從兮空踟躕心回迷兮意縈紆思假鱗兮

鯤龍激沆湖沆浪兮奔從拜潛君兮索玄寶佩元符

兮軌皇道

演興四首有序

商餘山有太靈古祠傳云秦龍氏祠大帝所立祠

在少餘西乳之下邑人修之以祈田予因為招祠

訟閱之文以演興辭曰

招太靈

招太靈兮山之顛山屹兮水淪漣祠之禰名代反

兮眇何年木脩脩兮草鮮鮮嗟魍魎兮淫厲自古昔

兮崇祭禘太靈兮端清予願致夫精誠久悞奴歷反兮

恍恍處龍反招摺摺郎丁反兮呼風風之聲兮起颺颺吹

玄雲兮散而浮望太靈兮儼而安澹油溶兮都清閑

初祀

山之乳兮昔太祠木孫為楠兮木母棖雲纓為捐莫到

之反門樞兮愚木栢洞淵禪兮揭巍巍塗水蘭兮蒔市

糝焉被弱草兮締約聯許誌反渾洪兮馥闐闐管

化石兮洞剗天翹脩鈿兮掉蕪艾靈巫課力反軋兮舞

顯于薦天孝羊至反皆未詳兮酒陽泉獻水芸兮飯霜糍

相然與太靈兮千萬年

訟木魅

登高峯兮俯幽谷心悴悴兮倉平反兮念群木見樗栲兮

相陰覆憐棗榕上七林下余封兮不曲豈茂見榛梗之森梢閱

從橋上土恭下由元兮合靈摺以八棹撓反女教兮未堅擘韋

反根根力唐反兮可屈櫛美五反林樽上而十下茲損兮不香拔

半茸兮已實豈元化之不均兮非雨露之偏殊諒理

性之不等於順時兮不如癡於計反吾心以冥想終念

此兮不怡怡徒尤反以書義考之當作侗予莫識天地之意兮願

截惡木之根傾巢窺之古巢取神童以為薪割大木

使飛焰後枯腐之燒焚實非吾心之不仁惠也豈耻

夫善惡之相紛且欲吞三河之膏壤裨濟水之清漣

次山文集五

將封灌乎善木令孺孺息逐反以挺挺丑然反尚畏乎衆

善之未茂兮為衆惡之所挑凌思聚義以為曹令敷

扶以相勝取方所以柯如兮吾將出於南荒求壽藤

與燔本吾將出於東方祈有德而來歸輔神聖與堅

香且憂顛之翩翩又愁獠以主反之奔馳及陰陽兮不

和惡此土之失時令神聖兮不怯使堅香兮不滋重

嗟惋兮何補每齋心以精意切埶以祝於神明薰感通

於天地猶恐衆妖兮木魅魍魎兮山精上誤惑於靈

心經給于言兮不聽敢引佩以指水誓吾心兮自明

群山以延想吾獨閑阜岭中彼岭中兮何有有天舍
之王峰殊闕絕之極顛上聞產乎翠茸欲採之以將
壽眇不知夫所從大淵蘊蘊兮絕幾七眼反 岌岌非梯

梁以通險當無路兮可入彼猛毒兮曹聚必憑託乎

阻脩常擬礙兮伺人又如何兮不愁彼妖精兮變恠

必假見於風雨常閃閃而伺人又如何兮不苦欲仗

仁兮託信將徑往兮不難久懷懷以悵惋上力膺却下鳥改

遲迴而永歎懼太靈兮不知以予心為永惟若不可

乎遂已吾終保夫直方則必蒙皮篋莫招反以為矢絃

母筱以周反以為弧化毒銅以為戟刺棘竹以為笈得

猛烈之材獲與之而並驅且春刺乎惡毒又引射夫

妖恠盡群類兮使無令善仁兮不害然後採投榕以

駕深收樅胡桂反兮梯險躋予身之飄飄承予步之

蹊蹊以舟反入岭中而登至峰極闕絕而求翠茸將吾

壽兮隨所從思未得兮焉如龍獨翳蔽於山顛久低

回而愠瘵空仰訟於上玄彼至精兮必應寧古有而

今無將與身而皆亡豈言之而已乎

七不如七篇 有序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不如病及不
如醉有思慮不如靜而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

其甚也不如草木此意多顯於元子者或曰訂如
是也不如則不如也不如如者止於此乎元子
於是系之於人事續以淺反之於此喻始為七不如
不如之義始極也

第一

元子以為人之毒也毒母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毒於
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
於戲毒可頌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為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媚於
鄉縣不如媚於旣媚於室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
於戲媚可頌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三

元子以為人之詐也詐於忠詐於信詐於仁義詐於
正直不如詐於愚詐於弱詐於貧賤詐於迫讓者爾
於戲詐可頌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為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於姦惡惑於
兇暴不如惑於狂惑於誕惑於翫弄惑於諧戲者爾
於戲惑可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為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貪於聚積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閑和貪於靜順者爾於戲貪可頌也乎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為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圓曲溺於妖妄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直溺於忠信者爾於戲溺可頌也乎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為人之恐也恐於毒恐於媚恐於詐惑恐於貪溺不如恐於貧恐於苦恐於棄汙恐於病廢者爾於戲恐可頌也乎哉恐有甚焉何如

訂古五篇 有序

天寶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於戲上古失之中古亂之至於近世有窮極凶惡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對曰將如之何吾且聞之訂之嗟之傷之泣而恨之而已也

第一

吾觀君臣之間且有猜忌而間疑懼其由禪讓革代之道誤也故後世有劫其廢放之惡興焉嗚呼即有

孤弱將安託哉即有功業將安保哉

第二

吾觀父子之際且有悲感而聞痛恨其由聽讒受亂之意惑也故後世有幽毒囚殺之患起焉嗚呼即有深慈將安興哉即有至孝將安許哉

第三

吾觀兄弟之中且有鬪爭而聞殘忍其由分國異家之教薄也故後世有陰謀誅戮之害生焉嗚呼即有友悌將安用哉即有恭順將安全哉

第四

吾觀夫婦之道且有冤怨而聞嫖妬其由耽淫惑亂之情多也故後世有滅身亡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信義將安及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五

吾觀朋友之義且有邪詐而聞忌患其由趨勢近利之心甚也故後世有窮凶極害之刑生焉嗚呼即有節分將安與哉即有方正將安容哉

自述三篇有序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于商餘人聞之非非曰此狂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聞之是是曰此學者也

見則倚然及三年人間之叅叅曰此隱者也見則
崖然有感而問曰子其隱乎對曰吾豈隱者邪愚
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為述時命以辯之先
曾為述居一篇因刊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述時

昔隋氏逆天地道絕生人之命使愁痛之聲滿于
四海四海之內隋人未老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
哉奢淫暴虐昏惑而已烝人苦之上訴皇天皇天有
命於我國家六葉于茲高皇至勤文皇至明身鑿隋
室不敢滿溢清儉之深聽察之至仁惠之極泱泱洋

文心文集五

八

洋為萬代則聖皇承之不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
平禮樂化於戎夷慈惠及於草木雖奴隸齒類亦能
誦周公孔父之書說陶唐虞夏之道至於歌頌謳吟
婦人童子皆抒性情羨辭韻指詠時物與絲竹諧會
綺羅當稱况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學聲望安得
不顯聞於當時也哉故冠冕之士傾當時大利軒車
之士富當時大農由此知官不勝人逸於司領使執
次不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駢肩累趾授任不暇予
愚愚者亦當預焉日覺抵塞馱於無用乃以因慕古
入清和蘊純周周仲仲癡於然全真上全忠孝下

盡仁信內順元化外嫉大和足矣如戚促崑諸種封蒙過滅暮為朝貴心所不喜亦由金可鎔不可使為汙腐水可濁不可使為塵糞然巴鄙語曰愚者似直弱者似仁子殆有之夫復何疑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如酌也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

○水山文集

元

自茂如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夭若壽若貴若賤烏可強哉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赴貪徇紛急之風以至于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子不喻乎

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東
有山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三數夫一畝有
泉停浸可畦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
餘山下溪流出谷與濼職琦反水合匯于滄將成所居
故人李才聞而來會乃歎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
焉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
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
順時命乘道御和下守虛澹修己推分稱君子者始
不公乎乃相與占山泉關榛莽依山腹近泉源始為
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
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道無窮奔走不停夫然何適予
當乘時和望年豐耕藝山田無備藥石與兄弟承歡
於膝下與朋友和樂於鬯酒察然順命不為物累亦
自得之分在於此也

唐元次山文集卷五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六

贈禮部侍郎元結著

翰林編修湛若水校

太保武定侯郭勛編

自箴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時不爭無以顯榮與
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
奸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
吾之心反君此言我作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
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
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大唐中興頌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
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
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
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
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噓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

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

繫曉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餽我幸前驅

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
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
蠲除祿宓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
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
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虎蛇頌 有序

猗玕子逃亂在碓英及南人云猗玕洞中是王虎
之宮中碓之陰是均蛇之林居之三月始知王虎
如古君子始知均蛇如古賢士然哉猗玕子奪其
宮王虎去而不回猗玕子侵其林均蛇去而不歸
借順惠讓可作頌矣

虎頌

猗王虎將何與方古大王非不方于今今也惠讓
不如王虎之心

蛇頌

猗均蛇將何與儔儔古延州非不儔于時時也順讓
不如均蛇之為

滾溪銘 有序

乾元戊戌浪生元結始浪家滾如恙溪之濱滾溪

蓋溢水分稱滾水夏滾江海則百里為滾湖二十
里為滾溪滾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濱於戲古人喜
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滾溪可謂
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滾溪若天下
有如似讓者吾豈先滾溪而稱頌者乎銘曰
滾溪之澗誰取盥焉滾溪之漪誰取飲之盥實可矣
飲豈難矣得不懈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
人欲不讓者懈遊滾濱

異泉銘并序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
有廻山山顛是秋崩折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
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
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
于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

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闕折石出焉何用
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
顯與晦殊為此銘者忘道也歟

杯薄侯樽銘并序

反

樽銘并序

郎亭西乳有藜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為亭
石有容顏者因脩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為杯樽

乃為士源作杯樽銘銘曰

窳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竇而底似傾幾歌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杯樽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僥狡日益偽薄誰能拔飲共守淳樸

退谷銘并序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為竇為淵蒲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源以漫叟退脩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退谷銘并序

四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進跡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於戲退谷獨為吾規于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杯湖銘并序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即亭有菱有荷有菰反古胡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

自杯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

曰杯湖銘曰

誰游江海能賦其大誰泛杯湖能賦其小故曰人不

獸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獸之死雖千歲其行可師可獸之類不獨為害死雖萬死獨堪污穢或問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為人厭者勿泛挾湖

五如石銘并序

淳泉之陽得惟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於七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為洞樽樽可賸居酒石尾有穴且如礪虛紅反者又如瀧所江反者泉可溇澄匝石而流入于礪中出而為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

不稱顯之銘曰

五如之石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槎在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彼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七泉銘并序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於淵竇或繁方顯反於歎白皆澄流清漪旋泐相奏又有藂石缺為之島嶼殊恠相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耶而

沄沄濤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
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裨助純孝

漫泉銘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
名泉何為旌叟於此漫歡漫醉

東泉銘

泉在山東以東為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
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畎引

寒泉銘并序

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峰上有

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反戲弄維大舟惜其

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脩其水木泉無名稱也為
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

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時當大暑
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茲水
舟楫尚存為利未已

陽華岩銘并序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田山南面峻秀下有
大岩岩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
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

名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無篆籀俾依石經刻之
岩下銘曰

九疑萬峰不如陽華陽華嶰峴其下可家洞開為岩
岩當陽端岩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巔如闢
溝塍松竹輝映水石允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筇
窮老於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以為
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躕徘徊

宥搏銘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
宥石可以為搏乃為亭搏上刻銘為志銘曰

次山文集六

八

片石何狀如獸之跋其背頤宥可以為搏空而臨之
長岑深壑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洲
長瓢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為之力天地開鑿
日月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允宜直純
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丹崖翁宅銘并序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

俗曰赤石園

有唐節者

曾為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白稱丹崖翁丹崖湘
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
之作銘曰

灑山未盡灑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礧僧

伏鏡

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舟籬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

四墉竹幽石磴泉飛戶中恠石臨淵

硯

反

綺 硯 石 顛

何得石顛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

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朝陽岩銘

并序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

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岩與洞此邦之形勝

也自古荒之而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焉

前刺史獨孤恠為吾剪闢榛莽後攝刺史竇必為

○ 伏山文集六

六九

吾矧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有勝絕之名已而

刻銘岩下將示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恠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

可謂幽竒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岩絕崖深洞寒

泉縱僻在幽遠猶宜往焉况郡城井邑岩洞相對無

人脩賞競

謾當

使蕪穢刻石岩下問我何為欲零陵

水石世人有知

浯溪銘

有序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

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于溪

口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
巉巉雙石臨淵斷岸夾溪絕壁水實殊恠石又尤異
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荒溪蕪沒盖久命曰浯溪
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唐元次山集卷六

